



波瀾譯者、漢學家梅西亞分享閱讀臺灣文學的經驗。

## 在文學中共感 各國譯者的臺灣文學經驗談

撰文 | 王琳茱、林佩蓉 (臺文館館員) · 圖片提供 | 臺文館

在「言嶼交響：2025臺灣文學翻譯暨出版國際論壇」中，來自波蘭漢學家梅西亞談「記憶碎片」與「臺灣急迫性」，在2025臺英翻譯工作坊暨國際論壇中，來自波蘭、捷克、英國、新加坡（旅居美國）、日本、韓國的譯者、出版人、策展人帶來了翻譯之際及其外的宇宙能量，有許多感動的時刻在他們的語言中穿透而生，有更多的鼓舞和並肩作戰的情感，在他們閃閃發亮的眼神中閃耀綻放。

## 波蘭：梅西亞 (Maciej Artur Gaca)

如果語言是人類存在的邊界，那麼翻譯，就是我們嘗試觸碰彼此靈魂的一種探險。來自波蘭的漢學家與翻譯家梅西亞對臺灣文學的投入，源於他對「身分脆弱性」的深刻體會。對他而言，翻譯從來不只是將一種文字換成另一種文字的技术工程，而是一種關於「如何共存」的倫理行動。梅西亞指出，臺灣與波蘭雖然相隔萬里，卻因著相似的歷史命運、世代創傷，以及對自由的渴望，在文學的字裡行間，找到了深刻的共振。

透過梅西亞的視角，我們得以重新看見臺灣文學在國際局勢下的獨特位置——那是一種在高壓中所形成的碎片之後，依然堅持自我定義的急迫與勇氣。

梅西亞眼中的臺灣，是一座聲音與記憶層疊的「複調島嶼」。這裡的語言邊界並非國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將這些層疊的記憶，從漢字這種「可見的意義」（視覺形體）轉譯為拼音文字的「可聽的意義」，需要譯者同時具備智性與感性，才能守護住臺灣文學中那種混雜卻真實的生命力。

## 「星座」的共振： 波蘭與臺灣的歷史鏡像

梅西亞尤其強調波蘭與臺灣在歷史命運上的深刻共振——這可以被視為他所建立的「星座」連結。波蘭經歷過長期被占領與蘇聯時代的嚴苛審查，如今也正經歷著烏克蘭戰爭所帶來的心理衝擊與世代創傷。這讓他更能體會臺灣文學中那股「自我定位的急迫性」。

眾所皆知，波蘭和臺灣的共同點都在極端的歷史高壓下，形成「說話即是抵抗，書寫即是信仰」的特質。當波蘭讀者閱讀臺灣文學，他們看到的不是遙遠的異國情調，而是一種熟悉的勇氣——在沉重的世代創傷中，依然堅持推進道德與自我積累，最終尋求真話的勇氣。

這種共振也揭示了兩國文學發展的差異：波蘭在共產主義下經歷了長期的壓制，重歸教會權威後，年輕世代在性別（LGBTQ+）等議題的文學表達上相對滯後；而臺灣在經歷民主化後，則對「授權與版權」的議題更為講求。然而，無論差異多大，經由歷史的碎片來理解彼此，才是文化交流的真義。

## 文學作為警鐘： 正面迎向心理戰的壓力

對梅西亞而言，翻譯的意義更在於「見證」。他談論某部探討此類心理壓力的作品時，提及：「這本書不只是故事，而是敲響一個警鐘，讓我們直面內心最深層的痛苦。如果人的結構不再存在，譯者和編者該如何是好？」他堅信，這類作品必須被翻譯，應該要被大眾閱讀。文學，讓我們可以共同的語言來探討身分與痛苦，正是人類對抗虛無的最佳防線。

## 日本：魚住悅子

### 安靜的自由與人類的持續對話

在魚住悅子的分享中，會被她數十年來勤跑臺灣原住民部落而感動，她與原民作家所建立的情誼，從利格拉樂·阿鳩、巴代、孫

大川等人的迎接與款待中可見深厚。魚住悅子強調一件事：翻譯，重新繪製了人類理解的地圖，不靠權力，而靠注意力與同理心。

每一次翻譯，都是跨越沉默的行動，證明了即便在充滿噪音與危機的世界中，人類依然渴望對話。文學所提供的共同語言，讓我們知道我們是誰，讓我們得以持續發聲。而翻譯，依舊是最安靜、卻也最堅韌的自由藝術。

魚住悅子回憶自己早期在日本大學修課時，曾被老師告知「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其中甚至包含日治時期以日語創作的作家。她長年思考並追問：「什麼是臺灣文學？什麼又是日本文學？」多年來仍無法得到絕對一致的答案。在日本市場，吳明益已是知名的臺灣作家，至今出版六本日文版作品；而能出文庫版的臺灣作家只有三位——吳濁流、白先勇、吳明益，顯示其在日本讀者間的高辨識度。反之，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卻在日本十分難銷，主要仰賴公立圖書館採購，市場規模有限。

談到翻譯的技術困境，她特別提到語言差異——相較日、韓文的單一語言系統，臺灣文學中常見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翻譯時經常需要即時判斷語境。此外，日文的敬語系統使角色階序十分明確，但中文少有敬語，角色之間的權力關係、語氣的重層意義常難以把握。她舉例「腕」一詞：在臺灣漢語裡指手掌前端，但日韓語境則是「整隻手臂」，顯示語義並非可直接對應。

捷克：Renata Obadálková、  
Pavel Drábek

### 翻譯讓世界彼此相見， 而出版使相遇成為可能

如同梅西亞說的：「文學不是故事，而是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臺灣文學值得在更多地方被看見。」我們在可敬的捷克夥伴：捷克風車出版社（Větrné mlýny）執行長Renata Obadálková與「作家閱讀月」（Authors' Reading Month）策展人、赫爾大學名譽教授Pavel Drábek身上感受到共振的聲響。他們再次踏上臺灣土地，受邀擔



專注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翻譯的日本譯者魚住悅子。



Renata Obadálková 參加「臺灣作家節」記者會。

任首次在臺灣舉辦之臺灣文學英譯工作坊講者，並在11月的多場活動中與出版界、學界與文化機構深入對話。兩人前次訪臺是為了替受邀參與作家閱讀月的作家拍攝預告片，而本次訪臺，不僅與臺灣讀者分享去年臺灣擔任捷克作家閱讀月主題國時的交流成果，也進一步與公部門文化機構探詢臺捷文化合作的下一步。

Renata與Pavel首先於「2025翻譯暨出版國際論壇」登場，與國內外出版人共同探討新時代下的臺灣文學外譯趨勢。他們從2024年邀請臺灣作為主題國的經驗談起，分享一整個月遍及中歐五城的文學交流如何成為捷克讀者與臺灣作家的共同記憶。兩人特別介紹2025年風車出版社出版的臺灣文學選集，書中包含2024年受邀臺灣作家的文本，還加入清晰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導讀。Pavel形容此書是透過作家之眼理解臺灣社會的地圖，讓捷克讀者以全新視野思考臺灣的故事。

兩人亦出席臺灣作家節記者會，見證臺灣首屆作家節的精彩盛事。會後，Pavel與文



Pavel Drábek 參加「臺灣作家節」記者會。

化部部長李遠短暫會談，談及近年臺捷文化交流的密切成果，並探問文化專業者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藉此更理解臺灣文化政策的視野。而在出席年度臺灣文學獎金典獎頒獎典禮時，他們觀察臺灣當代文學的最新趨勢，也與去年遠赴中歐的多位作家、出版人重聚，在典禮中延續了去年夏天的情誼。當日晚間，兩人也參與臺灣作家節的出版人爬梯活動，與臺灣出版界交流編輯實務與閱讀市場。活動以風車出版社與捷克國家電視臺合製的紀錄片開場，Pavel介紹了去年7月由Haruna Honcoop導演執導的16部作家紀錄片，也期待未來將紀錄片與更多臺灣讀者分享。問答環節談及食譜出版時，Renata特別分享風車出版社近期出版克里米亞食譜的緣起，雖然風車出版社並非以食譜出版為主，但他們相信食物是親近陌生文化的重要入口，因此希望透過出版一本食譜讓讀者重新凝視克里米亞的命運與歷史。

### 英國：Anthony Bird

## 從南韓教室到英國出版社， 東亞文學之門如何打開？

Anthony Bird有居住南韓的經驗，發現自己想讀韓國文學時無處著手。書店裡幾乎沒有翻譯本，這個缺乏反而成為契機。回到英國後，他進入英國出版集團企鵝藍燈（Penguin Random House）工作，並開始大量接觸翻譯文學。而他真正被東亞文學震撼到的，是閱讀兩本作品以後——吳明益的《複眼人》，以及韓江的《素食者》。這兩部作品為他打開一個「全新的文學世界」，



英國 Honford Star 出版社共同創辦人 Anthony Bird。

並讓他決定創立Honford Star，專門出版中文、韓文、日本文學的翻譯作品。他回憶說，這些作品為英語讀者提供了一種全然不同的敘事節奏與情感強度，讓他意識到「世界文學並不只在西方」。

後來，他透過譯者Darryl Sterk的介紹讀到撒可努的《山豬·飛鼠·撒可努》（英譯名為*Hunter School*，即「獵人學校」），並決定出版。這本書成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在世作家的作品，也讓Anthony接觸到臺灣原住民的語言、生活與文化。他坦言，那種陌生、獨特、深邃的敘事視野，是他在英語文學中找不到的。「用文學理解另一種歷史、理解另一種人類經驗的力量，遠超過出版帶給我的任何成就感。」Anthony說。

### 韓國：金泰成

## 臺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

譯者金泰成認為臺灣文學並非邊陲，而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他觀察到全球化帶來

普世性，同時更凸顯地域性的珍貴，而臺灣文學正具有這樣的魅力。近年來韓國讀者對臺灣作品的興趣愈來愈高，其中陳思宏的《鬼地方》在韓國不到兩年便賣出三萬冊、成績亮眼；陳雪《惡女書》、張嘉祥《夜官巡場》也陸續受到韓國出版社注目。他自己也翻譯了多部臺灣「鬼」文本，並笑稱其中最恐怖的其實是《夜官巡場》，因為裡面深具臺味的民俗元素，是韓國文學少見的。

同時，他也坦言翻譯臺灣文學的難題：年輕世代越來越多以台語書寫，他常得把看不懂的段落拍照傳給出版社請教，並強調非中文的語句應予以標示與保留，而不是直接「改寫」。他認為自己翻譯臺灣文學，是在為韓國作家與讀者開啟新的美學參照系統；某些臺灣作家能在通俗框架中寫出詩意與神秘感，那是韓國文學比較少觸及的層次。

### 英國：Anna Goode

## 既是工作也是生活

Anna鼓勵譯者「把翻譯當作職涯，也當作生活的一部分」，她毫不保留將長年耕耘英國文學翻譯中心BCLT（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的模式以及相關組織所進行的工作，介紹給與會者，包括駐村培訓。歐洲文學翻譯中心RECIT（Réseau Européen de Centres de Traducteurs littéraire）的駐村工作坊，是譯者與機構很深的連結和合作，除了切磋技能，也探索令

各國譯者著迷的文學翻譯和語言領域。她鼓勵譯者間建立彼此協力的社群，努力讓自己的譯作曝光，同時也介紹了許多網站資源，如 RECIT 等相呼應的連結關係，提供給譯者不同層次與階段的資源。

## 新加坡：程異 Jeremy Tiang 翻譯如何活起來？

「翻譯是一種溝通形式——人人都可以成為譯者。唯有不斷閱讀、深入理解，才能讓翻譯真正『活起來』。」程異告訴年輕譯者們「翻譯是對文字的對話，也是一種持續的自我學習。」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程異帶給臺灣文學最大的禮物，他的誠懇與溫柔，完全不藏私的將多年翻譯、出版之路，揭開在眾人眼前，任何言語都無法形容，他為文學翻譯人才培育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他說大家都聽到了很多關於文學翻譯作為一門藝術、文學翻譯作為一種重要的交流形式。這些事情都是好的，也是真實的，但不幸的是，在晚期資本主義下，所有人必須靠自己所做的事情謀生。因此，作為譯者，也須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實現這些翻譯所搭建的跨語言、跨文化的溝通橋梁。

發聲；在全球文化穿梭的此刻，臺灣文學正以其多聲部、多語言的獨特性，被更多地方讀者認識、閱讀並真正理解。

此時此刻我們相信，親訪過臺灣的譯者，藉由他們所翻譯推薦的臺灣文學，國外的讀者再也不問「為什麼要讀臺灣」，而是問：「下一本臺灣小說是什麼？」

在這次論壇中，梅西亞、Anthony Bird、魚住悅子、金泰成、Pavel Drábek 與 Renata Obadálková，透過翻譯與出版共舞與角力的經歷，帶給臺灣人可貴的友情以及誠懇真實的視角與呼籲。

「把臺灣文學帶到世界，不只是譯者想要翻譯，而是要認識，不只要認識，而是信任。從而我們都會明白一件事：文學是可以顛覆眾人的想像。」

——Maciej Artur Gaca（梅西亞），  
波蘭譯者、漢學家

## 現時現刻正通往世界文學的路上

文學之所以能被看見，需要創作者的書寫，也需要譯者以自身生命經驗持續為作品

### 王琳茱

中英口筆譯者，畢業於臺大翻譯所口譯組。譯有《強人時代》、《美利堅國度》、《我逃離的帝國》、《越過高牆》。2024、2025 年中歐作家朗讀月團隊成員。  
交流聯繫：ljw.mainusun@gmail.com